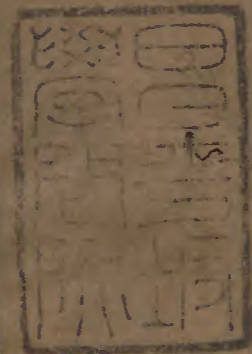


学海百五十五
五十七



内閣文庫	漢書
三五函	三〇〇六
八架	八〇六
冊	號

内閣文庫	漢書
三五函	三〇〇六
八架	八〇六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6
冊數	80 (53)
函號	367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五十四

淺草文庫

創業類

三十

閏位偏霸

五季篇

梁宋温篡唐章

太祖皇帝姓朱初名温碭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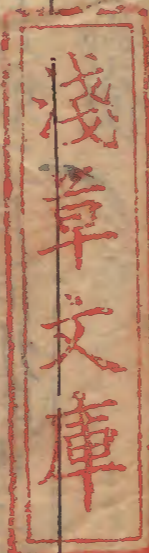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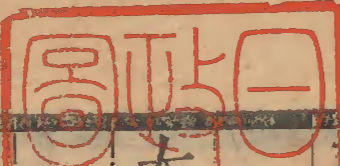
梁紀温少而孤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既壯以

雄勇自負唐僖宗乾符四年丁酉黃巢曹濮温與兄存俱入賊

中巢攻嶺南存戰死温以戰功補隊長

唐僖宗廣明元年庚子冬十二月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黃巢僭號

朱温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與戰大破之



黃巢陷長安朱溫領兵屯東渭橋是時夏州節度使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屯櫟陽巢使溫誘說之爽遂降於巢

中和元年辛丑春三月朱溫陷鄧州

黃巢以朱溫東南面行營先鋒使將兵攻南陽陷之執刺史趙戎

因戍鄧州以扼荆襄六月歸長安巢親勞於灞上七月郾延凡稱某州

其人者皆節度使也後倣此李孝昌權夏州拓拔思恭屯東渭橋巢遣溫拒之

九月孝昌思恭與戰不利引去十一月溫襲郾夏二軍於富平二

軍敗奔歸本道

二年壬寅春二月朱溫據同州

黃巢以朱溫為同州刺史令自攻取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

溫遂據之巢復以溫為同州防禦使

秋九月朱溫以華州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使冬十月以朱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朱溫數為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感知其將亾親將謝瞳因說溫曰黃家起於艸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耳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然之九月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以舅事之都統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詔以溫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三年^{癸卯}秋七月以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

三月詔以朱全忠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四月諸鎮兵破黃巢復京師巢走藍田全忠帥所部數百赴鎮七月至汴州時汴宋荐飢公私窮竭內則驕軍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冬十二月朱全忠據亳州

黃巢旣出藍田關攻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於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爲東南面行營都統會東都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犍亦乞兵於朱全忠溥雖爲都統而不親兵十二月全忠乃自將救犍與黃巢之黨戰于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因是兼有譙郡之地

四年^{甲辰}夏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巢奔兗州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

正月朱全忠時溥以黃巢兵尚強共求救於河東李克用乃下兵自陝河中渡河而東三月全忠擊巢于寨拔之巢將李唐賓王虔裕降於全忠黃巢圍陳幾三百日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時巢將尚讓屯太康黃鄴屯西華四月諸軍進拔太康遂攻西華鄴單騎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解犍以全忠爲德始附屬焉全忠入陳州俄聞巢尚在在陳北遂引軍還大梁五月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爲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讓以驍

騎五千進逼大梁至於繁臺汴將朱珍龐師古擊却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遂與克用追敗巢於鄆城巢走中牟又敗之於王滿尚讓帥眾降時溥別將李謙霍存葛從周張歸霸等帥其眾降全忠巢踰汴而北全忠等追擊之于封丘又破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克用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全忠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垣而免惟殺其部下數百人秋七月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

六月蔡州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隣道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天平朱瑄瑄遣其弟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七月全忠擊宗權敗之於澉水李克用大治甲表表乞討全忠朝廷方務姑息但優詔和解之九月詔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食邑千戶

光啓元年乙卯春二月車駕至京師

正月秦宗權寇潁亳朱全忠敗之於焦夷禽其將殷鐵林斬以徇三月天子自蜀還長安秦宗權稱帝詔以武寧時溥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夏四月朝廷加全忠檢校太保增食邑千五百戶七月秦宗權攻隣道二十餘州陷之惟陳州趙犇與全忠為援日與宗權戰權不能屈冬十月全忠與宗權戰敗於八角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帝奔鳳翔

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重榮曰不

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於全忠克用乃上言攻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云云於是京師震恐令孜遣攻昌符將軍三萬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二月合戰攻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

二年^{丙午}春二月帝至興元冬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

三月詔進朱全忠爵沛郡王五月朱玫奉襄王煊監國還京師遣使賫詔至沛全忠焚之於庭七月秦宗權陷許州十月朱玫立煊稱帝改元十一月義成軍亂逐其節度使安師儒推牙將張驍爲留後師儒奔汴全忠殺之遣朱珍李唐賓陷滑州以胡眞爲留後由是遂有滑臺之地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煊奔河中王

重榮殺之詔加全忠檢校太傅改封吳興郡王食邑三千戶是歲秦宗權遣將孫儒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留後宗權旣得鄭益驕全忠遣裨將邏於金隄驛與之相遇因擊敗之追至武陽斬首千餘級

三年^{丁未}夏四月秦宗權攻汴州朱全忠拒擊大破之

二月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爲全忠所敗恥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遣朱珍募兵於東道且慮蔡州暴其麥苗期以初夏而還四月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還至大梁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州方攻汴其將張睦屯北郊秦賢屯板橋盧塘屯萬勝各有衆數萬環汴爲三十六柵^{一作柵}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宜出其不意而擊之

乃擊賢板橋拔其四柵斬萬餘級又擊盧塘萬勝乘霧襲之掩殺殆盡於是蔡兵皆徙就張睦屯於赤岡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全忠又使牙將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五月全忠出擊張睦大破之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全忠求救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全忠以四鎮兵攻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各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南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秋八月朱全忠取曹州冬十月朱全忠拔濮州進攻鄆州

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已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謂讓瑄復書不遜全忠遣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拔之殺刺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瑄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九月珍攻濮州朱瑄遣其弟罕將步騎萬餘人救濮全忠逆擊罕於范橋斬之十月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爲瑄裕所襲瑄復取曹州十二月天子遣使賜全忠鐵券及德政碑淮南節度使高駢死楊行密入楊州

閏十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

朝廷以淮南久亂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面招討使全忠乃表揚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時溥自以於全忠爲先進官爲都統顧不得淮南而

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怵始構怨

文德元年戊申春正月以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詔以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節制

三月帝崩太弟即位

是為昭宗

僖宗崩昭宗即位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彥貞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求救于朱全忠時全忠裹糧於宋州將討宗權會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李唐賓等攻蔡州朱珍等分兵救從訓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進至內黃敗魏軍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八既而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全忠乃召軍還

夏四月李克用遣兵攻河陽朱全忠救却之

先是河南戶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救之戰于溫河東軍敗于是河橋圍解全義歸于洛陽因表丁會為河陽留後復以全義為河南尹全義德全忠出已盡心附之全忠每出戰全義主給其糧使無乏五月朝廷加全忠兼侍中增食邑三千戶改鄉曰衣錦鄉里曰沛王里

五月朱全忠擊蔡州克其外城秋八月朱全忠遣兵擊徐州大破其兵

朱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將大舉討蔡會蔡將趙德諲舉山

南東道以歸朝廷且自託于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謹自副制以德
譔爲副都統又以河陽保義義常三節度爲全忠行軍司兼糧料
應接使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于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
權退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爲二十八寨以環之八月拔蔡州南城
九月全忠以饋運不繼且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是時時溥已
爲東南面都統又以全忠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乃上書論溥討
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
州刺史劉瓚奔汴全忠納之及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
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又聞珍以兵來果出兵
拒之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
萬屯縣吳旌鎮朱珍與戰大破之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
友降之別遣龐師古攻徐州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
囚之降于全忠表爲蔡州留後

昭宗龍紀元年

巳酉

春三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

正月龐師古拔宿遷軍于呂梁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壬子蔡
將郭璠殺申叢送宗權於汴云叢謀復立宗權朱全忠乃復以璠
爲淮西留後二月全忠檻送宗權于京師斬于獨柳蔡州平詔加
食邑封一百戶賜庄宅各一區三月又加校檢大尉兼中書令進
封東平郡王

劉氏曰綱目書進某爵何上命也漢魏晉宋書某進爵爲王多
矣自進也唐末王室日卑然進爵未有非上命者豈反勝於漢
魏晉宋哉君弱臣強不得不進之也

國史補卷二十一
秋七月朱全忠攻徐州不克引兵還

五月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會珍殺李唐賓七月全忠遂如蕭縣執珍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力請乃退以龐師古代珍八月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大順元年

庚戌夏四月

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朱全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碭山全忠遣子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禽沙陀援軍石君和等斬于宿州城下

詔削李克用官爵張濬會諸道兵討之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恭朱全忠取潞州李克用遣兵圍之

初李克用之自汴還也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辭之至是張濬私與汴交朱全忠厚賂濬為汴請伐河東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五月以濬為太原四面行營都統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然全忠不親兵以兵三千屬濬而已濬屯于陰地潞州守軍亂殺其將李克恭附于全忠全忠遣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李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

六月以朱全忠為宣義節度使

秋九月朱全忠遣兵圍澤州李克用養子存孝與戰破之復取潞州七月張濬諸軍屯陰地關朱全忠遣騎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李筠將兵攻李罕之于澤州又遣朱友裕張全義軍于澤州之北為從周援九月全忠軍於河陽澤潞兵敗諸將棄城而走全忠庭責諸臣撓敗之

罪斬讜重胤而還十月詔以全忠兼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伐河東且責其軍湏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攻魏十一月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

二年

辛亥

春正月朱全忠攻魏博羅弘信拒之不克請和全忠乃還

丁會葛從周渡河取黎陽臨河麗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正月羅弘信軍于內黃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至河上魏博自是服于汴

冬十一月朱全忠取曹州

八月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十月張筠降于會宿州平十一月丁未曹州將郭銖殺刺史郭詞舉郡來降時溥將劉知俊亦率衆二千降知俊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十二月兖州朱瑾攻單父遣丁會張歸霸襲之乙酉戰於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驍走免

景福元年

壬子

春二月朱全忠擊朱瑄瑄擊破之

正月朱全忠遣丁會于兖州界徙其民數千戶於許州二月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敗于斗門大軍後至又敗而還

冬十一月朱全忠遣兵取濠泗濮州遂擊徐州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濠泗三州民不得耕獲救者皆無功溥困甚請和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它鎮溥復

據城不奉詔十一月溥濠州刺史張璠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于全忠乙未遣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劭倫友裕又與霍存破兗州援兵于石佛山下進軍圍彭城

二年^{癸丑}夏四月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

時溥數出兵朱友裕堅壁不戰朱友恭譖友裕于朱全忠全忠使龐師古代之師古遂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四月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焚死全忠入彭城以張廷範知留後

秋八月朱全忠遣兵攻兗州

八月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駐于曲阜與朱瑾戰屢破之十二月師古遣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

三年夏六月李克用攻魏博朱全忠遣其將葛從周救之還擊兗鄆破之

閏正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曰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洛州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進弘進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兗鄆深與相給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三月全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于馬頰遂抵其城下四月李克用大舉攻魏殺魏兵萬餘侵掠徧六州全忠召葛從周于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留龐師古攻鄆州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軍營于斤立遣其男落落將鐵林小兒三千騎薄于洹

水從周與戰大敗之生擒落落以歸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弘信使殺之克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于楊劉復擊鄆及兗鄆河東之兵戰于故樂亭破之鄆兗屬城皆爲汴師所據屢求救于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爲羅弘信所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七月鳳翔李茂貞舉兵犯關帝如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帝優詔止之就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十一月李克用攻敗魏兵復遣葛從周救之屯于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十一月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鄆州

冬十二月朱全忠請領鹽鐵不許

朱全忠請徙鹽鐵於汴州崔昭緯以爲全忠新破徐鄆兵力倍增若更叛鹽鐵不可復制乃賜詔開諭之

乾寧元年甲寅春二月朱全忠大破兗鄆兵

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于魚山瑄與瑾合兵攻之兗鄆兵大敗死者萬餘人瑄瑾求救于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督兵假道於魏渡河應之

二年乙卯冬十一年朱全忠圍兗州

正月朱全忠遣朱友恭圍兗州朱瑄自鄆以兵糧繼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盡奪其餉擒河東援將福順福慶二月全忠屯于單父以爲友恭之援夏四月濤壽二州復爲楊行密所陷是時太原遣將史儼兒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又恭遂歸于汴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關六月李克用舉兵討三鎮七月王行約

李繼鵬作亂帝如石門鎮八月車駕還京師全忠自將擊朱瑄至十伉遣前軍挑戰設伏于梁山以待之瑄敗走還鄆十月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兖州自以大將繼之癸卯圍其城十一月齊州刺史朱瑒舉州降瑒之從父兄也朱瑒遣其將賀環等襲曹州以解兖州之圍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及之盡殺之俘環等徇于兖州城下于是朱瑾偽遣使請降給得瓊而誅之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夜襲攻寨從周伏兵禽擊殺千餘人禽其都將孫漢筠而還兖鄆告急于河東

四年丁卯春正月朱全忠克鄆州執朱瑄進襲兖州克之

正月龐師古葛從周併力攻鄆州克之禽朱瑄并其妻子朱全忠如鄆州以師古為天平留後朱友裕為鄆州留後朱瑾留其將康懷貞守兖州自與河東將史儼等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全忠聞之遂遣葛從周將兵襲兖州懷貞降從周入兖州獲瑾妻子瑾奔淮南全忠遂以從周為兖州留後于是鄆齊曹棣兖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于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兖鄆皆陷引兵還

冬十月朱全忠擊楊行密戰于清口全忠大敗

八月陝州節度使王珙遣使求援于朱全忠是時珙弟珂實為蒲帥送相憤怒日尋干戈而珙兵寡故來求援全忠遣張存敬楊師厚等領兵赴陝既而與蒲人戰于猗氏大敗之九月攻淮南命龐師古以宿徐宋滑之師直趨清口葛從周以兖鄆曹濮之衆徑赴

安豐全忠自將屯宿州楊行密遣朱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于潁河瑾又敗之遂引軍還

光化元年^{戊午}春三月以朱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節度使

正月朱全忠遣葛從周率衆畧地於山東遂如邢州三月全忠遣副使韋震入奏求兼鎮天平朝廷未之許震爭之力不得已從之夏四月朱全忠會幽州魏博兵擊李克用敗之拔洛邢磁州

滄州盧彥威爲劉仁恭所攻棄城奔于魏魏人不納復奔于汴仁恭遂取滄景德二州朱全忠與仁恭修好會魏博兵以擊克用四月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俘馬千餘匹遣葛從周分兵攻洛州拔之斬刺史邢善益五月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爲昭義留後守邢洛磁三州而還襄州趙匡凝自其父德諱時來附又與楊行密李克用通而其事泄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趙匡凝取其沁隋鄧三州匡凝請和乃止十月李克用遣將李嗣源等復山東三州進攻邢州從周出戰大破之

秋八月車駕至長安遣使宣慰河東宣武

上欲藩鎮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爲河東汴州宣慰使和鮮之克用欲奉詔朱全忠不從

冬十二月李罕之據潞州朱全忠表爲節度使

二年^{己未}春正月劉仁恭屠貝州三月朱全忠遣兵擊敗之遂攻河東大敗而還

幽州劉仁恭發兵十萬攻貝州進攻魏博羅昭威求救于朱全忠

三月遣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之屯于內黃全忠以中軍軍于滑州仁恭遣其子守文逆戰思安伏兵擊之幽州兵大敗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帥衆出戰仁恭復大敗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追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計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橫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尉氏叔宗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李克用遣周德威拒戰叔宗棄營走從周亦引還全忠復遣丁會攻澤州下之

夏六月以丁會爲昭義節度使秋八月李克用拔潞州

五月李克用遣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已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遣張存敬救之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六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六月李罕之疾亟全忠表爲河陽節度使徙丁會爲昭義節度使未幾又以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七月復召從周于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河東兵之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劉玘棄城走德倫亦棄潞州走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洪推其牙將李璠爲留後其將朱簡殺璠以降全忠遂以簡爲保義軍節度使

三年^{庚申}夏四月朱全忠遣兵圍滄州秋七月李克用遣兵攻邢洛以救滄州汴軍引還

朱全忠遣葛從周帥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五月攻德州拔之仁恭求救于河東六月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葛從周將精兵逆戰于老鴉堤大敗之斬首三萬級七月克

用遣將李嗣昭等攻邢洛以救仁恭會又兩全忠召從周還八月
李嗣昭襲潞洛州執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之九月
從周自鄴縣渡漳水營于黃龍鎮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洛水置
營嗣昭棄城走從周設伏于青山口邀擊大破之洛州復平

九月朱全忠攻鎮州朱全忠取瀛景莫州

朱全忠以王鎔與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滹沱攻鎮州南
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而請和乃引還鎔以張澤言復
遣周式往說全忠以攻河北全忠喜乃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
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辛酉拔莫州凡下二十城
將自瓦橋趣幽州道薄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

朱全忠遣兵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奔晉陽

張存敬進攻定州義武王郜遣將王處直逆戰于沙河易定兵大
敗死者過半郜棄城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
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以定州降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
錢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于易水之上全忠遣張存
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于全忠

冬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帝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劉季述作亂幽帝而立太子裕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而還十
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請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
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詰示全忠全忠會僚佐議之李振
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
言豈且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弑王位定則

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卽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詞
事既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
初昭宗之廢也程巖牽衣下殿故召之

天復元年辛酉春正月劉季述等伏誅帝復于位黜太子裕爲德王進
朱全忠爵爲東平王

宰相崔胤等誅劉季述迎上反正朱全忠聞之折程巖足械送京
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于東市全忠由是益重李振詔進全
忠爵東平王

二月朱全忠取河中晉絳等州執王珂以歸救之

朱全忠旣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召諸將議謂曰王珂駑
材恃太原自驕太吾今繼長蛇之腰諸君爲我以一繩縛之遂遣

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襲之全忠以中軍繼
其後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絳州刺史陶建釗晉
州刺史張漢瑜並降全忠遣戾言守晉州何綱守絳州屯兵二萬
以阨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
從李嗣昭攻拔澤州張存敬引兵發晉州遂圍河中王珂請降時
全忠至洛陽聞之喜馳往赴之遂入河中表存敬爲留後而還
三月朱全忠遣兵攻河東取沁澤潞遼等州

全忠至大梁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全忠雖遣使報之而忿
其書辭褻傲遣氏叔琮等分道攻之氏叔琮等入自太行魏博都
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
洛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

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沁州
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段璋請疾言降即令權知沁州叔琮
進拔澤州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
審建等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四月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
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
陘入拔承天軍與叔琮舉火相應諸軍皆會叔琮等引兵抵晉陽
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芻
糧不給全忠乃召兵還遣丁會守潞州

夏五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

朱全忠奏乞除河中節度使而諷吏民請已為帥乃授之

劉氏曰兼領四鎮惟郭子儀足當之以授全忠尾大甚矣故備

書譏之

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自劉季述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汴交欲假汴兵盡誅宦者而鳳翔
李茂真邠寧王行瑜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宦者韓全誨等亦因
恃以為助上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納之宮中陰
令伺察其實久之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日
夜相與涕泣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即矯為制召汴兵入誅
宦者且移書朱全忠言昨者反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
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將見征討矣全
忠得書遽歸大梁發兵十月舉兵發大梁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
都京城大駭

尹氏曰全忠是時已有移國之勢然崔昌遐召之欲誅宦官故綱目亦止書其舉兵廢大梁而不書其向關之罪也

卮言曰漢朝召董卓以誅宦官而卓因之亂漢唐朝召朱溫以誅宦官而溫因之亂唐謀國之失策祇足為姦雄之資也

十一月韓全誨等劫帝如鳳翔朱全忠取華州引兵至鳳翔城東而東

韓全誨等言曰朱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全誨等遂逼以行十一月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

州司馬鄴迎降即遣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渡渭韓建遣李巨川

衣二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至零口西聞車駕西

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張濬說全忠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表勸帝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

迎謁歸罪于巨川全忠斬之以建為忠武節度徙治陳州以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趙瑫為匡國節度使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

奏建重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盧渥等列狀請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

至赤水見全忠計事全忠復書曰進則懼恟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敢不勉遂發赤水至長安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

奏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為之卿宜歛兵歸保土宇李茂

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全忠遣康懷真擊破之虜甲

上六千餘衆進軍岐山宰相帥百官班迎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
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
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天
子屢詔全忠還鎮乃并表奉辭移兵北趣邠州靜難節度使李繼
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于河中令崇本鎮邠州全忠
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
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于平陽北破之全忠自邠州
次三原十二月崔胤至自華州見全忠趣之迎駕全忠遣朱友寧
攻盤屋不下全忠自往督戰盤屋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
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

劉氏曰還者何順時也全忠爲胤所召稱兵西向以致全誨劫

遷綱目曷爲不以犯闕書恕之也其恕之何奉詔而還則猶知
有王命矣故其發也書舉兵其還也書還

二月壬戌春二月李克用遣兵攻磁隄逼晉絳朱全忠還河中遣兵擊
之三月汴兵圍晉陽

正月朱全忠復屯二原又移軍武功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
隄以分全忠兵勢二月全忠聞有河東兵引軍還河中嗣昭等攻
陷慈隄進逼晉絳全忠遣其子友寧將兵會氏叔琮擊之嗣昭等
襲取絳州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屯蒲縣汴軍十萬屯於蒲南叔
琮夜帥衆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全忠自河中赴
之乙巳至晉州三月氏叔琮朱友寧與河東軍戰于晉州之北大
敗之嗣昭等遁還走生擒克用子廷鸞全忠遂命叔琮友寧乘勝

攻河東取慈隰汾三州進軍圍晉陽營于晉祠攻其西門嗣昭等收餘衆依西山得還叔琮攻城甚急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走雲州嗣昭等力爭而止會大疫叔琮亦引兵還汾慈隰復入于河東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

夏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朱全忠圍鳳翔

朱全忠既還河中遣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于興平武功之間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于全忠恐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五月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至東渭橋遇霖雨留旬日六月軍次于虢縣茂貞自將與全忠戰于虢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全忠遣孔勅出散關攻鳳州拔之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

但欲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保大李茂勳將兵屯三原以救茂貞全忠遣將康懷英孔勅擊之茂勳遁去秋七月茂貞大出兵與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

秋九月李茂貞攻朱全忠營敗績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高季昌劄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舍之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馬景詐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請速擊之于是茂貞悉衆攻營全忠因縱擊大敗之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

冬十月朱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

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獻食物繒帛復遣使請與茂貞
連和脩宮闕迎車駕天子亦遣使賚詔賜之鳳翔軍夜縋降汴軍
者甚衆茂貞出戰敗還

尹氏曰汴兵圍鳳翔已歷四月乃始表迎車駕何哉是時鳳翔
已困全忠知其可取故假是以欺當時耳然則綱目何以書之
曰前書圍鳳翔已見其罪此書迎車駕以著其僞也

十一月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引兵救鳳翔朱全忠遣兵取鄜坊茂
勳降

十一月李茂勳帥衆救鳳翔屯于城北坂上與城中舉烽相應朱
全忠遣將孔勅李暉將兵乘虛襲鄜坊壬子拔坊州甲寅拔鄜州
茂勳聞之引兵遁去十二月茂勳遣使請降更名周彝于是茂貞

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茂貞坐守孤城乃密謀
誅宦官以自贖遺入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
以備它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
力全忠復書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是
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上召茂貞蘇檢等食議與全忠和
上曰十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後宮今食亦
竭矣速當和解耳李繼昭慢罵全誨遂出降於全忠

三年^{癸亥}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兗州

尹氏曰全忠圍逼天子綱目書之無貶詞蓋以茂貞與宦者亦
有劫遷之罪由是兩不直之至王師範入援始書發兵討全忠
則賊溫之惡誅矣

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

李茂貞請殺韓全誨等二十人遣使囊其首以示朱全忠曰日卿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以豁眾憤全忠遣李振奉表入謝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為謀遣使者馳召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辯其是非胤始來鳳翔始啓城門車駕出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全忠入見上頓首流涕天上命韓渥扶起之亦泣謂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許里先令止之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徹諸寨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上入長安素服哭于大廟而後入

謂全忠曰朕生入舊京時卿之功也自古故君之危曾無有如

是者况今日再及清廟得奉觴酒奠于先皇帝帝室前卿之功朕知不能報矣即執全忠手聲淚俱發者久之朱全忠

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于內侍省盡殺之

二月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尹氏曰名者實之衰也周公誅三監平淮夷復安王室厥功大矣未聞有賜號立名之事至王莽乃有安漢公宰衡之稱後世豈以是予莽而謂周公為歎哉朱温巢賊之黨兇暴桀逆罪不容誅而乃加以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守名殆與矣景自稱宇宙大將軍相去無幾大書于冊事可知矣未幾身行弑逆篡滅唐室尚可謂之回天在造竭忠守正者耶

以輝王祚為諸道兵馬都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進爵梁王
 上議褒崇朱全忠欲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為
 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於幼冲固請之乃以輝王祚為
 諸道兵為元帥以全忠副之加全忠守太尉兼中書令宣武宣義
 天平獲國等節度諸道兵馬副元帥加食邑三千戶實封四百戶

進爵梁王

舊史五代史俱以天復元年為進爵梁王此以通鑑

梁王全忠辭歸鎮

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于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
 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于
 是全忠之黨布列徧于柰衛及京輔矣全忠辭歸國留宴壽春殿
 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百官班辭于長樂驛全忠奏曰李
 克用於臣本無大嫌乞厚加撫慰克用聞之笑曰此賊欲有事潛
 青畏吾犄其後耳

三月梁王全忠遣朱友寧葛從周擊王師範夏五月王師範以淮南
 兵擊朱友寧斬之秋七月梁王全忠擊師範破之遣揚師厚攻青州
 朱全忠還至大梁初梁兵已西裴迪居守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
 鄴襲據梁兗州又遣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
 城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部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西城崔
 胤在華州帥眾拒之不克悉至商州追獲之師範又遣悉卒齎書
 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悉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悉卒具
 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友寧
 召葛從周于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

之全忠已還梁命軍士休澣以候東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友
寧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寧擊取之由是兗州緩絕葛從
周引兵圍之全忠引四鎮兵及魏溥兵十萬繼之四月師範求救
于淮南楊行密遣將王茂章救師範又遣別將攻宿州全忠遣康
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五月朱友寧攻溥昌屠之進拔臨淄抵
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攻拔密州六月友寧破
登州進攻萊州師範拒友寧于石樓友寧攻之茂章與師範合兵
大破之友寧馬仆斬之乘勝逐北俘斬殆盡

秋七月梁王全忠擊王師範破之遣楊師厚攻青州八月王師範降
朱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七月壬子至臨
朐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梁兵大破之八月全忠留楊師厚
攻青州身還大梁

九月楊師厚逼青州王師範降葛從周取兗州

楊師厚敗青人于臨朐取其棣州師範以青州降全忠聞李茂貞
等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劫天子西去復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
範降分命諸將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留後由是東
漸至海皆為梁土也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堅守捍敵及師範使
者至始出降全忠表鄩為保大留後葛從周又病全忠以康懷英
為秦寧節度代之

冬十月宿衛使朱倫卒

宿衛使朱友倫與客擊毬于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怒疑崔胤故為
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兄子友諒代典宿衛

李茂貞李繼徽舉兵逼京畿

初上在華州朱全忠請遷都洛陽上雖不許而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洛陽宮以待全忠之克邠州也質楊崇本妻子于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爲李繼徽全忠恐其復有劫遷之謀乃發兵屯河中

十一月張全義殺僕射張濬

左僕射致仕張濬居長水王師範之舉兵濬預其謀朱全忠謀篡奪恐濬扇動藩鎮諷張全義殺之

天祐元年甲子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金忠益疑至是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密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從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判六軍三司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

胡氏曰人見崔胤深結宣武疑其有輸唐社稷之意胤非敢爾不惡闒豎疾茂貞耳不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諸衛爲王室壯形勢哉是則胤自謂能制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之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始終必傾虧也崔胤張濬之事亦可見矣

劉氏曰殺胤者全忠也相遠璨者亦全忠大而宰相生殺予奪皆出其手矣唐有不爲梁乎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安二月至陝

正月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奉表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從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蒲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珽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遂墟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王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駐留於陝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尹氏曰書表遷都本無貶辭然上書全忠屯河中則見其親將大兵脇遷天子明矣下書上發長安二月至陝則見天子不敢違有卽日就道之意矣夫遷都大事必臣主合謀龜筮協吉卜日而行全忠屯兵近畿迫脇乘輿乃以遷都爲說殆與董卓逼遷長安無異綱目書之詞不逼切而意已獨至唐室至是其亦未如之何也已哀哉

三月以梁王全忠判六軍諸衛事

天台胡氏曰崔胤既誅朱全忠遂專恣禁衛其實布分私人於天
左右而駕言判其事耳

梁主全忠赴洛陽

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
與之宴群臣既罷留全忠及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王卮以飲全忠
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爲圖已不飲陽醉
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國軍以韓建爲節度使

尹氏曰書全忠殺胤相遠璨則朝廷在其掌握書全忠表請遷
都上發長安則天子在其掌握書全忠判六軍諸衛則兵權
在其掌握至是又書全忠赴洛陽言赴則見其飄忽震蕩如水
之赴壑莫之能遏此固特筆表其篡弑之急者也不然何以不

書曰詣曰朝而書曰赴哉

遣間使以密詔告難於四方

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
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
得復通矣楊行密復遣李神福將兵擊杜洪全忠遣使詣行密請
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

夏四月上至洛陽

四月辛巳朱全忠奏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屢遣宮
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金忠疑上徘徊俟變
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卽日促官家發來閏月丁酉車
駕發陝壬寅全忠迎於新安令醫官許昭遠告司天監王墀晉國

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憇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盡殺之預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而代之上初不覺累日乃悟自是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以蔣元暉王殷爲宣徽南北院使張廷範爲街使韋震爲河南尹又召朱友恭氏叔琮爲左右龍武統軍典宿衛以梁王全忠爲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

朱全忠先爲宣武天平宣義護國四鎮節度使以張全義有積年修葺洛陽之功今洛陽建都不爲節鎮故以天平授全義而已兼忠武爲四鎮

五月梁王全忠還鎮

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然則可使敬翔來全忠攜敬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遷乙亥至大梁

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朱友裕爲行營都統將步騎擊之命劉鄩棄鄜州引兵屯同州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壬申至河中西川諸將勸王建乘茂貞之衰取鳳翔建以問判官馮涓涓曰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敵不若與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乃與茂貞修好及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於河中

劉氏曰茂貞繼徽再逼京畿王建不急王室皆罪人也其得書討何全忠強盛唐祚且移苟有能抗之者綱目所予也於是全忠削不書爵

尹氏曰三鎮合兵不能損全忠之毫毛然綱目亦予其討者所以勸徇義之人且以正逆賊之罪也

秋八月全忠弒帝於椒殿太子祝卽位

初全忠見德王裕眉目踈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悲泣全忠使蔣玄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流血玄

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弒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亦殺之玄暉矯稱貞一漸榮弒逆立輝王祚爲太子更名祝於柩前卽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聲九月巳巳全忠引兵北屯永壽南至駱谷鳳翔邠寧兵竟不出辛未東還十月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定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丁酉復以全忠爲宣武護

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張全義爲河南日蕪忠武節度判六軍諸衛事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

范氏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爲藩扞使太原之勢嘗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亾者乎

劉氏曰弑君之賊或書爵或書姓恒也此其并不書姓何六月書討旣削其爵矣於是弑君不可以不重貶也故再削其姓

尹氏曰殺逆之罪罪不容誅然陰爲其事陽避其名全忠驚哭投地之類是也夫以主謀者李振圖事者玄暉揮刃者史大而歸惡乃在全忠若其手自爲之者求其實也不然亂臣賊子接跡於世皆可以文欺天下者也

昭宣帝天祐二年乙丑春

甲子十月光州叛陽行密降朱全忠十一月戊辰全忠自將兵五萬攻潁州濟淮軍于霍丘分兵救鄂州淮南兵釋光州之圍還廣陵按兵不出戰全忠分命諸將大掠淮南以困之是春正月全忠遣諸將進兵逼壽州庚午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全忠圍壽州州人閉壁不出全忠乃自霍丘引歸二月辛卯至大梁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還大梁全忠客之表 振爲青州留後全忠遣其將曾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洪延祚送廣陵誅之

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

全忠使蔣文暉邀德王裕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尸池中皆昭宗之子也

尹氏曰全忠兇暴無復人理然綱目亦不爲之廢法故凡用兵等事皆舉其爵至於見討則削之殺諸王則削之弑太后則削之甚至於弑逆則又并其姓氏俱削之皆所以行天討正王法以誅其桀逆之罪豈以其無足誅責之故而遂廢討賊之法哉

三月獨狐損裴樞崔遠並罷以張文蔚楊涉同平章事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相性傾巧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能露矣絜曰此并譖遠損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以張文蔚楊涉爲相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六月殺裴樞獨狐損崔遠陸辰王溥等三十餘人

柳璨恃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且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謂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貶樞損遠辰溥及趙崇王贊等官有差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險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六月戊子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

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尹氏曰賊臣志在驅除異己乃借星變以屠戮誣天罔人甚矣綱目書殺樞等於葦出之下則其矯誣濫殺固自可見然此徒諂附逆賊自謂得其所依一但禍出不圖駢首受戮故綱目累數而不書其官所以深貶之也其不書全忠殺者則以樞筭有自取之罪恕全忠以甚其罪也

秋九月梁王全忠遣楊師厚取襄陽趙匡凝奔廣陵楊師厚取江陵趙匡明奔成都

朱全忠以趙匡凝與楊行密王建交通乙未遣楊師厚將兵擊之已亥全忠自將大軍繼之攻下七州大破其兵匡凝奔廣陵乙丑師厚入襄陽丙寅全忠繼至丁卯荆南節度使趙匡明帥衆奔成都戊辰師厚引兵擊江陵至樂鄉荆南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將賀瓌爲荆南留後表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冬十月以梁王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梁王全忠擊淮南不利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募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師出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震懾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辛卯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抵光州道險途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不下且屠城再用曰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戊申全州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

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十一月全忠渡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
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
十一月以梁王全忠爲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

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
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等行之乃先
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
徽副使王毀等請之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留其事以須變玄
暉聞之懼詣全忠言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
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
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晉燕岐蜀皆吾勅敵王遽受
禪被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玄暉等欲爲王創萬代
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歸與璨議加全忠九錫朝士多
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楷之父也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
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胡士無敢違者乃以全忠爲相國摠百揆
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昭武義保義戎昭
武定泰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爲魏
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
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旨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
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
璨詣大梁全忠拒之

劉氏曰晉宋之初書自加某官復辭不受譏詐也惟司馬懿不
受自書不受爲無譏此亦非自加也其書不受譏欲速也篡奪

之臣未有如全忠之欲速者綱目拜官書不受十九惟王僊芝
朱全忠聞王昶爲慙辭

尹氏曰凡前代篡奪之人綱目書其自爲相國自加九錫復辭
不受者所以見其矯僞輕世之罪至於賊溫之事則書以全忠
爲相國封魏王加九錫若真出於唐朝之命者何哉全忠急於
篡奪肆其暴怒唐朝恐懼亟行封爵故綱目變文不以自爲自
加書之耳若夫全忠不受亦不書其辭者言辭則猶有委曲之
意而直言不受則直暴恐峻却之而已此書法所以異於前代
也嗚呼亂臣賊子至於篡奪極矣孰知於篡奪之中又有已甚
焉者其視晉宋齊梁爲愈下矣至變至此可歎也哉

十二月朱全忠弒太后何氏殺蔣玄暉柳璨張廷範

初柳璨與蔣玄暉張廷範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太后使宮人達
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璨廷範與太
后夜宴焚香爲誓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等擊河南獄
以殷權知樞密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
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
是日斬玄暉殷等遂誣玄暉私侍太后全忠密令殷等弒太后於
積善堂斬柳璨等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范氏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
有也三代以後盖有不仁而得天下者全忠是也雖爲天子數
年而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
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爲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

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尹氏曰春秋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則以孔父能為有無故書字書及所以予之也綱目書太子劬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徐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則以淑等忠於其主故書官書及亦以予之也朱溫凶逆一以無道行之此固盜賊之廢然上書弑后下書殺玄暉等不以及書者蓋以三人實為禍首黨附逆賊圖滅唐祚故綱目書殺以正其迷國之罪不得與孔父徐淑等為比也然暉等不書誅則以賊溫不得而誅之耳權其輕重而為之書法此綱目所以為綱目也歟

罷謁郊廟

先是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敕用十月行之既習儀朱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欲郊天以延唐祚璨等懼改用來年正月至是全忠弑太后誅璨等敕以宮禁內亂罷之

尹氏曰郊廟常禮何害於篡竊而全忠猶怒而罷之特書于冊餘可知矣

三年丙寅春正月

初天雄節度羅紹威以牙軍難制屢以情告全忠欲借梁兵以誅之全忠方急圍鳳翔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牙將李公佺作亂紹威復遣使趨梁兵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之叛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延規者卒遂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選長直

兵千人爲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紹威因與嗣勳合擊牙軍盡殪之詰旦全忠引兵入城三月戊寅以全忠爲監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辭不受

夏四月天雄軍亂梁王全忠討平之

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情懼全忠營于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進牙將史仁遇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李周彝等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殺史仁遇先是仁遇求救于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李嗣昭攻邢州以救之時牛存節守邢嗣昭攻之不克全忠遣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滄州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薜縣進攻阜城時鎮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于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丙午重霸棄城走別將胡規追斬之五月全忠如洛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

秋七月梁王金忠還大梁

七月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檀歸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還大梁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賂遺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

九月梁王金忠攻滄州

八月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欲先取滄州遂引兵發大梁之月辛亥朔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營于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不絕

楊崇本攻夏州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攻潞州梁王全忠遣劉知俊救夏州邠人大敗

邠州楊崇本以鳳翔寧郿秦隴之衆合五六萬攻梁夏州軍于美原列十五寨其勢甚盛夏州告急於全忠全忠遣劉知俊康懷貞救之知俊等大敗邠人殺二萬餘衆奪馬三千餘匹擒之列校百餘人楊崇本等僅以身免十一月劉知俊康懷貞乘勝進軍遂攻郿延等五州下之西軍自是不振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降于河東梁王全忠引兵還

幽州劉仁恭求救于河東克用召其兵詣晉陽遣將周德威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十二月全忠分兵遣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閏月昭義節度丁會以潞州降于河東全忠方急攻滄州及聞潞州不守遂引軍還時寨內芻糧山積命悉焚之劉守文以城中絕食因致書全忠乞留餘糧以救饑民全忠爲留十餘捆以與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丁卯梁開平元年春正月唐遣使奏冊寶如梁

正月辛巳全忠休兵于貝州全忠自弒昭宗之後岐蜀太原連兵牽制關西日削幸羅紹威殺牙兵全獲魏博六州河北諸鎮皆服惟滄幽未下故大舉伐之異仁恭父子乞盟則與之相結欲以堅諸鎮之心旣而潞州內叛乃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

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全忠館于魏有疾卧府中羅紹威恐全忠襲之說曰唐室衰微天命已改而今四方稱兵爲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爲名王不如早滅唐正位號以絕人望全忠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之貽矩請以臣禮見全忠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全忠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以二月禪位于梁又遣宰相以書諭全忠全忠辭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引全忠命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二月唐大臣共奏請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全忠遣使却之於是朝臣藩鎮乃至湖南嶺表上牋勸進者相繼三月癸未全忠以李思安爲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庚寅帝下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請大梁甲辰帝降御札禪位於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

尹氏曰自曹馬以來移國者多矣未有書遣使奏冊如唐之詳且悉者何也張文蔚楊涉薛貽矩之徒爲唐大臣手持璽綬勸進逆賊曾不知耻書法如此所以著唐臣之罪爾不然則唐帝

亦有責乎當是之時大權已去何責之有故止書曰唐而不書
曰唐帝則文蔚等賣國之罪不容於天地之間矣

夏四月梁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

四日己酉梁王御金祥殿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
辛亥令諸牋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等至大
梁壬戌梁王更名晃其兄全昱聞王將卽帝位謂曰朱三爾可作
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
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卽皇帝位張
文蔚蘇循奏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
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主遂與文蔚等宴與玄德殿舉酒
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慙懼俯伏不能對獨
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梁主功德宜應天順人復與
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覘梁主曰朱
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
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
爲梁主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
州鎮戊辰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皆如前代
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爲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東
都爲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爲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
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陰王于曹州柝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徐氏曰論史者皆言唐亾於藩鎮亾於宦官皆非也唐亾者宰
相也朱温在汴時不有宰相誘之豈能遽爲曹孟德哉昭宗憤

天下之亂思用奇傑之士而卒得悖逆之臣始於張濬及崔昭
緯皆求救於溫終於崔胤不特求緩且教其營東都宮闕表迎
車駕効尤孟德而唐祚去矣嗚呼爲人臣者欲固位而毀其國
欲安居而毀其家也哀哉

兵氏濬曰按歐陽修曰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惧其於弑君
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泯其
實所以著大惡而不隱歟信斯言也使世之人皆中人之資觀筆
削之書而自有以得其微意於書法之表固知所惧矣然彼之所
以敢於爲亂爲賊者多目不知書心不信道之徒間有一二知者
亦皆粗通文墨而已彼見史之所書者如是安知其遂不以爲實
然哉夫然愚恐非不能使之惧而反有以起其欣慕倣効之心聖
人作經以垂世竊恐不如是也况聖人之經直書其事之大綱而
不詳其所以然之故然其所以然之微意隱然自見於書法之間
如望日月而見其明沾雨露而覺其潤也後世史官無聖人之心
之學之筆力之萬一乃欲效聖人之書其可乎哉歐陽作五代史
於梁始書溫繼書全忠又書梁王又進而書帝隨其所稱而書之
不殺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
人之爲惡謂此乃春秋之志嗚呼修爲五代史以此著溫之惡以
矣設使修爲漢史其於高明亦不免始書劉邦繼書沛公進而書
漢王又進而書帝則亦何以書溫哉雖曰美惡不嫌於同辭然淺
學諛識之士何以知其爲然哉史綱之作爲學生小子而設將以
示其類強悍之徒夜知其所惧而不敢爲惡故於歐陽氏之說

不敢以為然

梁以汴州為東都開討夜洛陽為西都

丘氏濬曰舊史皆書曰梁而史綱於晃直書其名何循綱目書王莽例也莽猶假仁義以潛移漢祚晃則公肆劫奪罪浮於莽矣若循舊史使莽復生豈免有辭哉

卮言曰曹操高歡朱溫三人者皆盜鼎之雄也而溫之惡甚焉始操起兵以破黃巾討董卓其義正也及其挾天子執威命滅二袁拒吳蜀乃謀改王而弑伏后則其逆也歡起自賊中而討滅余朱有撥亂之功至於置君若弈碁又隨而逐之則其逆也操歡不臣而終身北面漢獻魏靜不失為君逮其子而後篡奪雖度其子之能辨亦有所不忍耳大惡且未盡歸也溫始從黃

巢劫掠郊陝巢敗而復歸順雖與破賊之役而據土擅兵即為跋扈自是而脅制朝廷逼遷乘輿既已效操歡之尤矣又弑昭帝而盡殺其子立帝祝而尋篡之此其為逆寧不百倍操歡耶劉裕蕭道成而下固皆親為篡弑而始於立功亦嘗竊義而行終乃并與其國而竊之且其修身建業亦有可稱述者如溫暴戾淫穢比於夷狄禽獸禮義盡喪何可一日居於民上哉宜其身之不免而世之不再也然唐自藩鎮擅命百餘年其勢日削國脉不絕如綫溫以巨寇橫行削平諸鎮總馭羣材晉吳秦蜀四面雲翔而不能間亦姦雄之尤也天厭唐德而假手兇人於溫乎何誅丘氏謂五代史書王書帝不沒其實以著其惡為非故作史綱皆書晃各以貶絕之愚謂僭國偽王大義昭然亦不

在削其稱號而後為貶也且人已帝中原居其實矣即事事名之而實亦人主之大柄也丘氏又以斤名為愚頑懼以教淺學素子夫彼亂賊者偷榮一時安顧名義愚頑淺學亦安能弒君篡國哉惟據實書之而惡自見歐陽之言是也綱目所書謹嚴平易今悉從之而附史綱之說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五十五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五十六

創業類

閏位偏霸 十三

五季篇二

李克用據晉陽章

太祖姓李名克用沙陀人父國昌為振武節度使詳世系克用初為沙

陀副兵馬使戍蔚州舊史五代史俱云少為雲中守捉史

僖宗乾符五年戊戌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史段文楚推李克用為

留後

時河南盜賊蠡起雲中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帳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于四方

閏位偏霸

卷十三

一

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

李國昌為振武軍節度使克用之父也詳世系類

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

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會代北荐飢漕運不繼大同防禦

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

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侯我稟

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干之盡忠夜

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等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

衆趣雲州行收兵二月克用至大同城下衆且禹人屯于鬪雞臺

下盡忠遣使將符印請克用為防禦留後械文楚等至克用令軍

士毋而食之克用遂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救命朝廷不許李

國昌上言請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部兵討之

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

支詳為大同宣諭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

令稱愜又以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

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復以簡方為振武節度使徙國昌大同節度

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並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

之殺監軍不受代與克用合兵陷遮虜軍

在洪谷東北亦曰遮虜軍

進擊寧武

及岢嵐軍

寧武軍在媯州西岢嵐軍在嵐州東

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卒

是時朝議謂使

李國昌以父臨子必無以拒故徙國昌為大同節度而以盧簡方

鎮振武國昌父子竟不受命故簡方不得赴鎮而死於嵐州國昌

亦未嘗赴大同也國昌父子合雲朔之兵東河東節度使竇幹發

州土團求優賞作亂漸借商人錢以助軍乃定朝廷以漸為不才
 復以曹翔代之六月沙陀焚唐林崞縣縣屬代州入忻州境秋七月曹
 翔至晉陽殺土團之作亂者十數人發義成忠武昭義河陽兵會
 于晉陽以禦沙陀八月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嵐軍陷其羅城
 敗官軍于洪谷在岢嵐軍南晉陽閉門拒守九月曹翔暴卒
 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

十月詔昭義李鈞幽州李可舉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
 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國昌父子於蔚州十一月
 岢嵐軍翻城應沙陀朝廷以崔季康為河東節度代北招討使沙
 陀攻石州崔季康救之十二月季康及李鈞與克用戰於洪谷兩
 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掠代州代州民殺之殆盡五代史曰李

節度恃功強橫懿宗患之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防禦使國昌稱
 疾拒命克用乃殺大同防禦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唐以盧商
 方為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鳳州軍潰由是沙陀
 侵掠代北為邊患矣明年僖宗即位以謂前太原節度李業遇沙
 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為靈武節度使宣慰六州三部落
 使以招輯之拜克用大同軍防禦使居久之國昌出擊党項吐渾
 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雲州人亦閉關
 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
 用還拒新城僖宗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為代北招討使以討
 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
 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
 忻代嵐石至于太谷焉

劉氏曰沙陀何李國昌也曷為不書姓名拒命也故狄之自是
 則書沙陀

六年己亥春正月河東軍亂
 正月河東軍亂殺崔季康朝廷以李侃代之侃至河東稱疾徵詣
 京師復以李蔚代之十月蔚病卒又以康傳圭為河東節度使傳

圭自代州赴晉陽討殺張錯郭晷

以其先李蔚卒張郭署狀黜留後李邵而推進少尹丁球

廣明元年庚子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河東軍亂殺節度使康傳

圭

正月沙陀入鴈門關寇忻州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

亥陷太谷

縣屬晉陽

康傳圭遣蘇弘軫擊之至秦城遇沙陀戰不利而

還

傳圭怒軫弘軫

時沙陀已還代北傳圭遣張彥球將兵追之至百井

鎮在

太原陽曲縣

軍變還趨晉陽傳圭尋為亂兵所殺

朝廷以宰相鄭從謹鎮河東

四月

朝廷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五月琢將兵萬人屯代州

與盧龍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克用遣大將高文

集守朔州自將其眾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

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

克用之族人也

薩葛都督米海萬

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

秋七月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克用亡走達鞏

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

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

在雄武軍西

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

信皆死

盡忠懷信與克用同起兵於蔚州者也

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

赫連鐸進攻蔚州國昌戰敗部眾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

鞏

朝廷以鐸為雲州刺史白義成蔚州米萬海朔州俱刺史

達鞏本靺鞨之別部也居於陰山

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鞏使取之子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

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言

曰吾得罪天子願効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天子

若赦吾輩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

死沙磧耶達鞞知無留意乃止

劉氏曰國昌父子前狄之書沙陀矣此書姓名何二李有功或破其子或敗其父不可以不知別也故姓名之

冬十二月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

中和元年辛丑春三月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三月代北監軍使陳景思帥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行至絳州將濟河刺史瞿禎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于崞西獷悍暴橫禎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景思曰今雖有衆數萬苟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奏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李克用帥達鞞諸部萬人赴之

夏六月李克用陷忻代州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恒遞鄭從謹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

二年壬寅春二月李克用寇蔚州

劉氏曰前書赦克用召之矣此其書寇何旣陷忻代復寇蔚州是賊而已矣

冬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十二月以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黃巢兵勢尚彊河中王重榮患之謀於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

李僕射驍勇有強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李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自嵐石路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讜從讜厚贈之十二月詔復以克用爲雁門節度使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鷓兒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皆衣黑故謂之鷓軍巢乃遣使齎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渡河軍于同州

劉氏曰前書寇罪之也此書將沙陀趣河中予之也

三年癸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三月克用圍華州

正月李克用將李存真敗賊將黃揆于沙苑

揆巢之弟也

克用進屯沙

苑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二月克用進軍乾院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賊將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蟠黃揆襲據華州克用進軍圍之揆等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益藍田道遣尚讓救華州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于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三月拔華州黃揆棄城走時以朱全忠爲宣武汴州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夏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眾大奔克用等入京師黃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寶于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強破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尹氏曰克用前此有叛國之罪朝廷興兵不能誅討既乃赦而用之遂能破賊成功是時諸道兵四集而克復之功乃在沙陀綱目樂與人為善初無終絕之理故大書破黃巢復長安以序其績克用自此始得為全人矣豈不休哉

劉氏曰書予之也克用收復京城功在第一使國昌不拒大同之命克用不為所代之寇則今日之功光明俊偉矣綱目大書其功予之也亦惜之也

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遷治所於邢州潞人不悅潛乞師於克用克用遣其弟克脩擊之取潞州方立走山東以邢磁洛三州自別為昭義軍昭義軍在唐時跨山東西管五州至是澤潞入于克用孟氏據邢洛磁故當時有兩昭義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四年甲辰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黃巢退走

初黃巢南走至蔡州秦宗權降之合軍攻陳州甲辰正月許州周岌徐州時溥汴州朱全忠以賊兵尚強不能支共求救于李克用

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全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渡河而東三月會許充徐汴之軍于陳州四月敗尚讓于太康又敗黃思鄴于西華巢聞之懼解圍去

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

黃巢引兵東北趣汴州朱全忠復告急李克用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追及巢于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于封丘又破之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衆僅千餘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所得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

李克用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館于上源驛夜將圍之克用踰城而免比明克用至營欲勒兵攻全忠克用妻劉氏止之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實不知朝廷自遣將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于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

秋七月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榆次鎮將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爲朱全忠所圖僅能身免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全忠仍榜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

令所在邀遮屠剪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訴冤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天子累遣楊復恭諭指稱吾深知卿寃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胡氏曰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親救其危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殷勤伸謝悃爾而克用不謹於禮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克用亦豈爲得乎得免之後宜以書與全忠引咎修好勸以勤王則善矣乃不省已失力校犯者擊兵至死志不克用惜哉

尹氏曰克用有破黃巢復長安之功而全忠無故襲之其罪大矣然克用不自護重乃以輕佻取辱幾不能免故特書走還以賤之亦所以分其罪也

范氏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辨是非枉直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讎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爲天子者詰其孰是孰非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

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而後藩鎮自相攻伐不復稟命於天子不足訴也

尹氏曰前書全忠襲克用則其曲固有在矣至是書克用乞討全忠言討則罪在全忠言乞則見克用不敢專兵之意唐朝至是蓋亦分別曲直使之各得其所可也兩置不問果何為者故綱目但書詔諭解之以見當時臧否不分之失爾自是而後諸鎮交攻無所稟畏唐室亦未如之何也已果誰之咎哉

八月以李克修為昭義節度使

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又奏請以其弟克修鎮潞由是昭義分為二鎮

進李克用爵為龍節度王

光啓八年己春三月車駕至京師夏四月李可舉王鎔寇易定王處存討破之

盧龍李可舉成德王鎔惡李克用之強而義武王處存與克用親善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終為己患乃相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鎔遣將攻無極處存告急于克用克用遣康君立等將兵救之五月盧龍兵攻易州克之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王處存復取易州李全忠走還襲幽州可舉自殺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

城帝奔鳳翔

是時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鎮兗州以處存爲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重榮旣不肯徙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以抗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于國不宜輕有改易搖藩鎮心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普州刺史冀君武不納而還十月王重榮求救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于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旣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天子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爲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郾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

玫還邠州昌符還鳳翔 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出幸鳳翔

尹氏曰征伐自天子出使河中果有罪宦者豈得攻之故書攻

河中克用救之則見曲在令孜至書進逼京城上奔鳳翔則克用之罪始不可追矣

二年丙春正月田令孜劫帝如寶雞二月至興元

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克用重榮之強更與之合乃反以兵迫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煜與之俱還鳳翔天子幸蜀克用還太原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三月車駕至興元

夏四月朱玫以襄王煜入京師權監軍國事

朱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煜權監軍國事玫奉煜還京師田令孜懼罪自爲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

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

初李昌符與朱玫謀立襄王旣而玫自爲宰相專權李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興元上以杜讓能言使使往諭王重榮重榮表請討玫以自贖襄王煜遣使者至晉陽賜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于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鑿輿播遷天下皆歸咎于我今不誅玫黜李煜無以自澣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隣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六月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凶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懼表至上出示從容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克用表猶以朱全

忠爲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克用陽諾而不
行九月李克用遣李克脩攻孟方立于邢州擒其將呂臻于焦岡
拔故鎮武安臨洛邯鄲沙河以大將安金俊爲邢州刺史以撫降
人冬十月進攻邢州不克

冬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熅奔河中王重榮殺之

三年未春二月代北節度使李國昌卒

三月車駕至鳳翔夏六月河中軍亂殺節度使王重榮詔以王重盈
代之

文德元年戊申春二月帝至長安三月帝崩太弟卽位是爲昭宗夏四月李

克用遣兵攻河陽朱全忠救却之

二月帝至長安河陽李罕之攻晉州王重盈密結河南尹張全義

以圖之全義乘虛襲河陽罕之奔澤州求救于克用三月僖宗崩

昭宗卽位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爲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五將騎

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全義求救于汴四月朱全忠遣丁會等將

兵救之戰于温存孝軍敗君立懼引兵還李罕之留其子頌事克

用身還澤州十月孟方立遣奚忠信將兵襲遼州李克修邀擊擒

昭宗龍紀元年己酉夏六月李克用拔磁洛殺孟方立

五月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洛二

州方立遣將馬漑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于琉璃陂方立兵大

敗二將皆爲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慙懼飲藥死衆以其

弟遷爲留後求援于汴朱全忠遣其大將王虔裕將兵數百赴之

大順元年庚戌春正月李克用拔邢州二月李克用攻雲州

正月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爲邢洛團練使二月克用將兵攻雲州克其東城赫鐸求救于盧龍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安金俊中流矢死萬勝軍使申信叛降于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時溥求救于克用遣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怒昭義節度李克修而笞之克修以憂卒克用表其弟克恭代之

夏四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爲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

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上言克用終爲國患臣請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已任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銜之上從容與濬論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強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募兵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請討克用上命群臣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濬欲倚外勢以擠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陛下所

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協龜俛從之
曰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乃以濬爲都招討制置使孫揆副之
濬奏給事中牛徽爲判官徽曰國家喪亂之餘橫挑強寇吾見其
顛沛也以衰疾固辭

尹氏曰書削奪李克用官爵會兵討之其名甚正然考之當時
克用未見可誅之罪則朝廷是舉爲無名之師爾師旣無名猶
書討者所以存朝廷之體也若張濬以宰臣而爲制將則其爲
主謀之人明矣他日僨軍而敗又誰咎哉

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恭朱全忠取潞州李克用遣兵圍之詔以孫
揆領昭義軍節度使

初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節度使李克修詬而笞之克修
慚憤成疾卒克用表其弟克恭爲留後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
素樂克修簡儉以其死非罪憐之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將
圖河朔令克恭選五百人送晉陽克恭遣其將馮霸部送至銅鞮
霸劫其衆以叛牙將安居受帥其黨作亂克恭自焚死霸引兵入
潞白爲留後朱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克用遣康
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詔以孫揆領昭義節度使

秋八月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
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
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攻李罕之於澤州奏請遣孫揆赴鎮
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使揆將兵二千趣潞州八月癸酉
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擒揆及中使韓歸範

獻於李克用克用欲以揆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耶克用怒命鋸之

尹氏曰孫揆死節而不書其死節克用拒命而不書其拒命則亦以朝廷是舉出於無名其屈在我故也然則克用遂無罪乎既書執招討副使又書以歸殺之尚何待於貶絕而後見其惡哉

九月朱全忠遣兵圍澤州李克用養子存孝與戰破之復取潞州

罕之告急于李克用九月克用復遣存孝將五千騎救之汴將鄧季筠亦騎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餘眾遁去存孝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歸朱全忠時軍河陽亦引還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以不得昭義始有叛志

李匡威攻蔚州李克用養子嗣源擊走之

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眾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李克用遣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子仁宗及鐸之壻俘斬萬計

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潰張濬韓建遁還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

千營于洪洞

縣屬晉州

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

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諸軍皆潰存孝追擊直壓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自是閉壁拒守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十一月存孝進攻

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
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自合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
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寃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
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
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
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
沾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呂及旣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
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
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耶今張濬旣出師
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
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關頓首丹陛訴奸回於陛下之宸
座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可敗恭俟鉄質表至濬已敗
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喪師而歸

尹氏曰書遣兵拒官軍則見不敢盡銳之意書官軍潰則見官
軍自潰之意書濬建遁還則見二人逃竄幸免之意夫以藩鎮
跋扈所宜誅討亦必有詞可執而後可昭宗當削弱之時聽謀
不審一舉敗衄張濬輕儇小人淺謀誤國唐祚自是益微以至
滅亡綱目權其輕重書之于冊其是否得失瞭然可考矣

二年辛亥春正月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
二月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
之功知臣與朱溫深讎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
歸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揮克用此表揚復恭密教之

也詔貶張濬等官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二月加李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為繡州司戶

張濬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援于朱全忠全忠表訟其冤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范氏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從全忠與諸鎮請討克用則遽從之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張濬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扁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乃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秋七月李克用攻雲州克之

四月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于河上進圍雲州七月鐸食奔吐谷渾既而歸于幽州克用表石友善為大同防禦使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

冬十月李克用攻王鎔大破之拔臨城

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

尾岡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

景福元年壬子春二月王鎔李匡威攻堯山李克用遣兵擊破之三月李克用王處存攻王鎔鎔擊敗之

正月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三月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拔天長鎮戰于新市為鎔所敗克用退屯灤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四

月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克用始引兵還

自鎮州引還

八月克用北巡至

天寧軍

代州西有天寧軍

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入萬寇雲州遣將李君

慶發兵于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于神堆

神堆在雲州城南新城又在神堆東南

擒吐谷渾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遷入

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

州

東北有天成軍

斬獲不可勝計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歸于朝潛結汴鎮

上表欲會兵以討克用詔以存孝為節度使不許會兵

二年癸丑春正月李克用擊王鎔李匡威救之克用還攻邢州

二月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

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鎮兵于平山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出

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于叱日嶺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眾潰去

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啖之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

遂入鎮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于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

能救但遺克用書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言儻

實屯軍鄴下顛望降臨必欲真決雌雄願角逐于常山之尾甲午

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于元氏克用引還邢州匡威為其弟

匡籌所逐奔鎮州鎮人殺之幽州將劉仁恭攻匡籌不克奔河東

克用厚待之

秋七月王鎔救邢州李克用敗之復與連和

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于平山進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

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于灤城合鎔兵三萬進屯

任縣李存信屯琉璃陂

九月李克用攻邢州

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壘成卽歸晉陽諸將非尚書敵也存孝以爲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

乾寧元年寅春二月李克用克邢州殺李存孝

三月邢州城中食盡李存孝出見李克用囚以歸晉陽車裂以徇存孝驍將也諸將莫爲之請又薛阿檀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克用表馬師素爲邢洛節度使

夏六月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

克用大破吐谷渾殺雲州處置赫連鐸生禽白義誠以薛志勤守

雲中

冬十二月李克用攻幽州克之

十月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于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于幽州不克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十二月匡籌遣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克用選精兵逆戰于段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新之狗于城下是夕新州降進攻媯州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它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匡籌奔滄州爲盧彥威所殺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

二年乙卯春正月李克用入幽州三月以劉仁恭爲盧龍節度使

正月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符存
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延屬幽涿瀛莫媯檀薊順管平新武等州皆盧龍巡屬也二月克用表
仁恭為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克用還晉陽

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六月李克用舉兵討三鎮秋
七月王行約李繼鵬作亂帝如石門鎮

正月河中王重盈卒軍中請以重榮子珂知留後重盈之子珙及
瑤舉兵擊珂表言珂非王氏子珂上表自陳且求援於李克用上
遣中使諭解之珂克用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于國請賜其子珂
節鉞王珙厚結邠寧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三帥更上表
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為陝州珙為河中上報曰先已允克用之
奏矣三帥恥之行瑜建又以所求不得怨朝廷五月珙使人諭三

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婚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
弟匡國節度行約攻河中珂求救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
精兵入朝殺宰相李谿等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竊庶不分
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于陝王珂于同州朝廷皆許之克用聞
三鎮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始三
帥謀廢天子立吉王保至是聞克用已起兵于河東行瑜茂貞各
留兵三千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六月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
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
三鎮數其罪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
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于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瑤珙弟助
珙以爭者
七月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于路匡國節度王行約敗于朝邑遂

棄同州走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奏請幸邠州樞密使駱全驩
請幸鳳州上曰克用已駐軍河中就使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
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謀劫上
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向晚王行約
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繼鵬縱火焚宮門或
傳行瑜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為所迫出幸石頭鎮克用遣判
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上遣內使郝廷昱齎詔詣克用軍令與王珂
各發萬騎同赴新平以討王行瑜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
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為人臣逼逐
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廷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
盤屋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
營渭橋以李存貞為前鋒拔永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
衛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李思孝攻王行瑜於黎園地在京兆雲陽
縣擒其將王令陶等獻于行在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
表請罪且遣使求和于克用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令且
赦茂貞并力討王行瑜俟其珍平當更與卿議之且令二王拜克
用為兄

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為招討使討之車駕還京師

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為邠察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克用遣
其子存勗詣行在表請還京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為備
禦車駕還京師以克用為行營都統九月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
求救于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在邠州三水縣自將兵三萬屯

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天子以前已赦宥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

冬十一月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

十月李存貞敗邠寧軍于梨園北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李克用復令李罕之李存信急攻之梨園城中食盡守將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梨園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在邠州南去克用奏請以蘇文建為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寧州招撫降人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于鎮西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于克用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

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為請移兵別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文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令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克用旋軍渭北

十二月進李克用爵晉王

李克用軍于雲陽詔拜克用忠正平難功臣進爵晉王

李克用還晉陽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古入謝恩密言于上曰比年已來關輔不寧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天子謀于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乃賜克

用詔褒其忠欵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于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是時晉軍渭北遇雨六十日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庭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向者王行瑜縱兵狂悖致鑿輿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竊恐復驚駭都邑入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容我入朝况天下乎乃表稱臣摠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遂引兵歸而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茂貞所據矣

胡氏曰克用於三鎮非有父兄之怨特爲王室雪恥故仗義而來昭宗不明又任術數陰疑克用而黨茂貞它日困辱凶終蓋幾乎此謀矣 又曰克用所與謀者蓋寓而已而寓於此有失策焉當此時也正當勸克用入覲力陳茂貞不誅必爲後患之意不然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蕩清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以見天子身輔朝政修明紀律使東寇不得西略王室安矣釋此不爲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手遽移唐唐祚晉陽岌岌幾不自保此豈非初謀不遠故歟

尹氏曰前書李茂貞等犯關則見三鎮叛逆之罪次書李克用舉兵討三鎮則見克用徇國之忠矣又書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則見克用討逆之績矣至是遽乃使之還鎮何耶夫三叛

連衡脇制天子殺戮大臣至謀廢立罪不容誅四方征鎮未聞
有一人有勤王之舉者獨克用投劄而起舉兵赴急亦旣振揚
天討功績顯著正宜乘機剪除蕩平兇逆而唐朝君臣曾無遠
畧反形疑忌之心遂使河東之旆方旋而鳳翔之勢愈熾然則
綱目何以不書詔克用還晉陽曰還鎮之舉固唐之失然是時
權在克用使其能力陳大計進兵岐隴掃除二叛一正王室豈
不甚美今乃亂根未絕泯默而去則非大臣正國之義故綱目
書之以克用自還爲文者又所以譏其不知大義失於討賊者
也

卮言曰李克用起於叛夷乘時立功據有重地以圖中原固嘗
逼乘輿拒官軍矣豈真有勤王徇國之忠哉及附壻致亂因而
平之旣蓋前愆又爵晉王則心已屬厭故亟歸晉陽蓄力養威
以與岐汴爭衡彼豈能釋業輔政一匡王室耶即使入朝亦不
知所稅駕也故謂克用優於朱溫則可而遂許以大義惜其失
策非其質矣

三年^{丙辰}春閏正月李克用遣李存信將兵救兗鄆羅弘信襲之存信
軍潰

兗州朱瑄鄆州朱瑾屢爲朱全忠所攻遣使告急于李克用克用
遣其將史儼李承嗣假道于魏以救之丙辰正月克用復遣李存
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
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
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洛州儼承嗣之軍隔絕

不得進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汴州二月朝廷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則夕至闕庭京師震懼下詔和解之

夏六月李克用攻魏博朱全忠遣葛從周救之還擊兗鄆破之

四月李克用擊羅弘信攻洹水殺魏兵萬餘進攻魏州縱兵侵掠朱全忠遣葛從周將兵管于洹水以救之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其子落落爲汴人所禽克用引軍還

秋七月李茂貞舉兵犯闕帝如華州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踈表章驕慢上白石門還置殿後四軍選補萬人使延王戒不等將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告急於河東茂貞遂引兵逼京畿覃王嗣周與戰敗績七月茂貞進兵逼京師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奉表請幸華州不許既而上復憚遠適至富平復遣人召建面議去留建至頓首言華州兵力雖微亦足自固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至華州茂貞遂入長安燔燒俱盡

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

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爲賊臣弱帝室是不爲李茂貞所擒則爲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

尹氏曰昭宗失謀再貽播越茂貞兩犯京闕逼逐乘輿是時克

用雖有奏請猶未出兵而綱目已書其發兵入援者予其有勤
王之心也向使昭宗早從克用之言克用早伸正國之義又安
有覆出之禍哉

卮言曰李克用與朱溫爭衡耳非純臣也且其表辭亦多不遜
綱目分註削之而先儒遂謂綱目舍予克用亦恐不然朱溫爲
篡則克用爲義予克用所以深惡溫也綱目正文宣武河東皆
並書之考亭固不盡予克用也朱溫之惡浮於曹操克用之義
不及孫權考亭不盡予權則克用可知矣

四年丁巳春

丙辰九月李存信攻臨清敗葛從周於宗城北乘勝至魏州北門
十月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于白龍潭在魏州縣西追至觀音門魏州城西

全忠救至克用乃還丁巳正月朱全忠克兗鄆李存信在魏州聞
之亦引兵還史儼李承嗣與朱瑾奔淮南儼承嗣驍將也克用惜
之遣使請于楊行密行密許之行密由是與克用修好三月保義
王珙攻護國王珂珂求救于克用珙求援于全忠克用遣李嗣昭
敗陝兵于猗氏又敗之于張店遂解河東之圍

秋九月李克用攻幽州劉仁恭與戰敗之

初李克用取幽州劉仁恭爲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千人典其
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于仁恭又
遣成德王鎔書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
入寇不出兵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囚其使者克用大怒
自將擊之九月克用至安塞軍在蔚州東仁恭遣其將單可及引兵逆

戰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可及輩何足為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幽州將楊師侃伏兵于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失亡大半克用醒而後知之責諸將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於是仁恭奏稱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兵請自為統帥以討克用詔不許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而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辭著誓

天台胡氏曰為克用計者先舉河東之甲以勤王事定之後然後移兵臨燕以問罪仁恭安所逃其死乎不知出此遽與忿兵其敗宜矣

乾化元年戊午春正月詔罷諸道兵

正月河中王珂親迎于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守河中李茂貞韓建皆致書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獎王室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夏四月朱全忠會幽州魏博兵擊李克用敗之拔洛邢磁州

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會魏博兵以擊李克用四月全忠至鉅鹿

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在邢州龍岡縣遣葛從周分兵攻

拔洛州取邢磁二州全忠以從周為昭義留後守邢洛磁三州而

還并汴自此歲爭邢洛磁三州

秋八月車駕至長安遣使宣慰河東宣武

上欲藩鎮輯睦遣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

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于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金忠全忠
 不從十月克用遣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將復山東
 三州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嗣昭等兵潰會李嗣源兵至合擊之
 從周乃退王珙引兵寇河中王珂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嗣昭救之
 敗汴兵於河壁鎮屬河中汴人走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
 邠寧克用曰行瑜恃功邀君故吾與公討而誅之昨破賊之日吾
 首奏趣蘇文建赴鎮今遽二三朝野之論必謂吾輩復如行瑜所
 為也俟還鎮當更為公論功耳罕之不悅復求小鎮養疾克用亦
 不許罕之鬱鬱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旬日無帥罕之擅
 引澤州兵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遣
 其子降于朱全忠克用遣嗣昭將兵討之自此克用不能與朱全忠爭那洛磁而爭澤潞

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

二年已未春正月劉仁恭屠貝州三月朱全忠擊敗之遂攻河東大敗而還

正月劉仁恭屠貝州進攻魏州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李克用且求
 救克用遣李嗣昭救之會仁恭已為汴將葛從周等所敗紹威復
 與河東絕嗣昭引還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
 天軍遣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在太原府太谷縣南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
縣屬太原克用遣周德威擊之戰于洞渦禽其驍將陳章因擊叔琮大
 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棄營走德威追之出石會關從周亦引還

秋八月李克用拔潞州
 四月朱全忠遣河陽丁會攻澤州下之五月克用遣李君慶將兵

攻李罕之已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又遣丁會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以李嗣昭代之攻潞州六月朱全忠表罕之爲河陽節度罕之至河陽而卒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存璋爲澤州刺史賀德倫閉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德倫等棄城宵遁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衆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克用表孟遷爲昭義留後

三年

庚申

春二月李克用治晉陽城

李克用大治晉陽城塹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當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啓寇心克用謝之

夏四月朱全忠遣兵圍滄州

朱全忠遣葛從周將兵擊劉仁恭拔德州圍滄州仁恭復遣使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以救之

秋七月李克用遣兵攻邢洛以救滄州汴軍敗還

九月朱全忠攻鎮州取瀛景莫州

判官張澤謂王鎔曰河東勅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之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氏乘勝兼服之使河北合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大喜遣張存敬擊劉仁恭拔瀛景莫三州

朱全忠遣兵攻定州義武節度王郜奔晉陽

冬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帝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天復元年辛酉春二月劉季述等伏誅帝復于位

二月朱全忠取河中晉絳等州執王珂以歸殺之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取河中以制河東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襲之而自以中軍繼其後晉絳不意其至皆降全忠留兵守之以扼河東援兵之路珂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兵不得進報曰不若舉族歸朝珂又遣李茂貞書言天子詔藩鎮無得相攻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與兵相加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舉茂貞不報存敬圍河中珂欲奔京師而人情貳離不復能出遂請降

二月朱全忠遣兵攻河東取沁澤潞遼等州

李克用遣使請好於全忠全忠忿其書辭褻傲遣氏叔琮等分道攻之沁澤潞遼等州皆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拔承天叔琮等兵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芻糧不給士卒瘡痍全忠乃召兵還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躡之殺獲甚衆

二年壬戌春二月李克用遣兵攻慈隰逼晉絳朱全忠還河中遣兵擊之三月汴兵圍晉陽

正月朱全忠移軍武功

將復逼鳳翔也

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

兵勢

全忠兼有河中慈隰二州其巡屬也

時李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東兵還軍

河中二月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全忠遣兄子友寧會

氏叔琮擊之嗣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屯蒲縣
汴軍營于蒲南叔琮夜攻其壘破之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
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汴人乘之河東軍驚潰禽克用子
廷鸞朱全忠令叔琮等乘勝遂攻河東取慈隰汾三州遂圍晉陽
營于晉祠攻其西門德威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城中兵未集
叔宗攻城甚急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
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動搖人心
李存信議奔北虜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以劉夫人言乃止居
數日潰兵復集軍府寢安克用弟克寧爲忻州刺史聞汴兵至中
途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乃定李嗣昭李嗣
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捕首虜汴軍驚擾不暇會大疫
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追之及石會關復取慈隰汾三州自
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兵少力疲故開克用以貯糧繕兵
竟養晦以俟時
修城利害問於幕府掌書記李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
衆寡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
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
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如此
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至於率閭閻定閭架增麩
糲檢田疇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克用以封疆日感憂形於色
存勗進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
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柰何輕爲沮喪使羣下失望
乎克用悅

尹氏曰克用自前攻邢洛救滄州之後遂不復見雖以少陽之變亦不能舉兵赴難至是遂困於汴不克復振他時大盜移國拱手熟視蓋已兆於此矣直書于冊蓋亦歎惜之也

三年癸亥春正月車駕至長安

正月朱全忠圍鳳翔遣使奉表迎車駕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平盧王師範發兵討全忠李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帝子幸全忠營遂發鳳翔入長安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克用始書褒贊之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三月帝至京師大誅宦官封朱全忠為梁王全忠辭還鎮將行奏曰克用于臣本無大嫌乞厚加撫慰克用聞之笑曰此賊欲有事淄青畏吾倚其後耳

昭宣帝天祐元年

甲子

春正月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帝發長

夏四月帝至洛陽

二年

乙丑

春三月河東押牙蓋寓卒

蓋寓遺書李克用省營繕簿賦歛求賢後

尹氏曰蓋寓一押牙而書爵書卒者寓有忠於克用之謀其志不忘本國故也彼有身為大臣而名爵俱黜者視此蓋亦少愧哉

三年

丙寅

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攻潞州

朱全忠攻滄州劉仁恭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數百軍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為天

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仁恭遣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周德威李嗣昭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降于河東梁王全忠引兵還

初昭宗凶計至潞州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之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凌虐唐室會雖愛其舉拔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全忠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

丁卯唐天祐四夏四月梁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

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蜀王建與楊渥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遣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

六月梁侵晉圍潞州晉遣周德威等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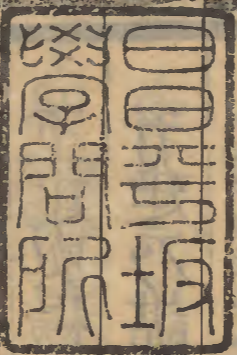
梁遣康懷貞攻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救之

八月晉周德威敗梁兵於潞州梁兵築夾寨守之

晉周德威壁於高河康懷貞遣親騎擊之不克梁遣李思安代之將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

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
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一晝夜數次發梁兵疲
於奔命閉壁不出

戊辰晉稱唐天祐春正月晉王克用卒子存勗立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五十六

